

# 纯天然无激素？ “大头娃娃”事件暴露“消”字号护肤品安全隐患

新华社 张璇 吴剑锋 唐弢

日前，一位微博博主曝光了一起疑似婴儿护肤品引发“大头娃娃”的事件，引发网友热议。

为了不使用激素药品，不少新手爸妈喜欢购买号称无激素的护肤“神药”。然而，记者调查发现，不少所谓的“神药”其实违规添加了激素，却披着“消”字号的外衣，在市场上大行其道；这些“神药”未经药品监管部门审批，未经临床验证，安全隐患很大。

## “大头娃娃”事件曝光

1月7日，微博测评博主“老爸评测”曝光了一起疑似“大头娃娃”事件。视频显示，5个月大的“柚子宝宝”，在使用“暖婴树”品牌的“益芙灵多效特护抑菌霜”后，出现“大头娃娃”症状，如发育迟缓、脸部肿大等。

据“柚子宝宝”家属介绍，发现孩子症状后，带孩子到南京儿童医院进行检查；医生建议停用婴儿霜后，孩子症状好转。

由于个人不能送检，其家人联系了杭州老爸评测科技有限公司。该公司将“益芙灵多效特护抑菌霜”及同厂家的另一款婴儿霜“开心森林”送给专业机构检测，结果显示，两款产品均含有30多mg/kg的激素氯倍他索丙酸脂。

据了解，涉事面霜是由福建欧艾婴童健康护理用品公司生产的，使用的是“（闽）卫消证字”许可证号；说明书上不但未标明激素，还写着“可用于日常护理”。根据国家规定，“消”字号产品禁止使用抗生素、激素等物质。

据漳州市卫生监督所所长汤锦升介绍，涉事企业于2017年4月注册成立，6月取得福建省卫健委审批的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号。

企业合伙人之一胡某8日曾对记者表示，“出现问题有可能是使用其他产品造成的，至于激素成分超标，要看是否是权威机构检测的结果。”对此，杭州老爸评测科技有限公司表示，测评实验室是国际公认

的检测机构。

漳州方面回应称，当地已第一时间成立工作专班，对现场查见的留样样品、产品包装材料等进行取样留置，9日已联系厦门海关综合检验中心开展涉事产品激素含量检测工作；对流入市面的产品，正持续跟踪下架召回进度，待寄回后同步进行检测，相关信息将及时公开。

这一事件让“消”字号婴儿护肤品质量安全问题浮出水面。在母婴商店、药房及电商平台上，“益芙灵多效特护抑菌霜”“神夫草”“宝宝湿疹膏”等“消”字号婴儿护肤品随处可见。有的产品在电商平台上评价就有好几千条，而且“好评如潮”。

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（重庆西南医院）皮肤科副主任杨希川说，“消”字号产品被频频发现违规添加强效激素、抗生素等。所谓“消”字号其实是消毒产品，根据相关规定，这类产品不能宣传具有医疗效果。而一般用于治疗的药品，标注的应该是“国药准”字号。

## 审批容易监管缺位

由于添加激素后见效快，部分“消”字号产品采取高定价策略。记者调查了解，此次涉事的婴儿抑菌霜出厂价才4元，但到消费者手中售价达70多元。

业内人士指出，“消”字号产品之所以大行其道，主要是因为审批容易。“‘消’字号产品的许可证认证审批由地方卫生健康部门执行，时间一般仅需1

个月，检测指标主要是它的杀菌作用。而‘国药准’字号由国家药品监管部门审批，要经过一系列药理、病理、副作用、临床验证等方面的测试、验证，确保安全有效后才会有机会获准上市，整个过程往往需要5到10年。”杨希川说。

这就给了一些“消”字号产品“挂羊头卖狗肉”的空间。一方面，由于这些产品不是药品，生产和流通过程没有严格要求，生产成本大大降低；另一方面，市面上这类产品太多，被市场监管部门抽检到的风险很小。部分商家为了突出所谓的疗效，非法添加违禁激素成分，炮制出所谓的“秘方”噱头。

“一旦消费者被所谓的‘疗效’蛊惑，自行购买了这些产品，不仅可能对人身安全造成伤害，而且维权也比较困难。”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说。

## 严格“消”字号产品适用类型

多位儿科医生、专家表示，所谓的“消”字号、“卫”字号外用消毒或卫生用品，不具备相应的治疗功能，却通过社交平台虚假宣传、大肆销售，严重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、选择权和生命健康权，亟待引起社会各方关注。

有儿科医生认为，应进一步严格“消”字号产品的适用类型，用于人体皮肤、黏膜的消毒剂，应按药品进行管理，统一纳入药品监管部门审批和监管。

陈音江表示，杜绝此类违规问题，关键还是要对症下药。商家之所以虚假宣传和非法添加违禁成分，就是为了牟取更多非法利益。所以，一旦查清商家确实存在违法行为，不仅要使其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，而且要依法对其进行行政处罚、停业整顿、吊销执照等处罚，让违法者得不偿失。

庄睿丹说，了解湿疹、红屁股等皮肤症状的治疗原理后就会发现，其实一些弱效的激素药配上保湿霜，就能很好地处理湿疹。“我们希望多做一些科普，让妈妈们了解病情的原理，对症治疗。”

# 00后兼职外卖骑手中有七成是在校大学生 灵活就业背后的法律空白

《中国青年报》耿学清

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，滴滴出行平台在8个月里增加了150余万名网约车司机；在饿了么外卖平台上，有1.2万名00后大学生开始兼职送外卖。伴随着这些新的变化，一个在我国法律中尚属空白的新就业概念——“灵活就业”，受到更多关注。

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、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认为，灵活就业因工时长、收入不稳定、大部分未进入社保，导致就业问题突出，应高度重视。

## 闲暇时送外卖，成大学生生活方式

传统意义上的“打零工”只是灵活就业的一种。曾湘泉介绍，灵活就业通常是指在工作时间、劳动报酬、工作场所等方面，不同于传统正规或标准雇佣方式的企业就业形式的总和。比如，自营就业、非全日制就业、临时就业、兼职就业、远程就业、独立就业、承包就业等。

美团副总裁来有为介绍，在美团，生活服务业新业态分布的前十大领域是付费自习室、室内萌宠互动、汉服体验馆、植发、甲醛检测、蹦床、轻医美、民宿、密室、生鲜零售。新业态催生了种类繁多的新职业，比如宠物烘焙师、密室设计师、汉服造型师、植发医生、奶茶试喝员、外卖运营师、收纳师、创客导师等。

滴滴出行副总裁胡成说，滴滴2020年2月1日至9月30日新注册司机超过150万人，相当于5000家300人规模的小型企。调研显示，疫情后新增司机约23%受疫情影响而加入。据统计，63.7%的网约车司机将滴滴平台收入作为主要收入来源。他们平均年龄为37岁，四成以上来自传统服务业，超过一半是家中主要就业人员，七成以上有负债，八成以上需要抚养未成年子女、赡养老人。

相比之下，外卖平台饿了么的骑手更为年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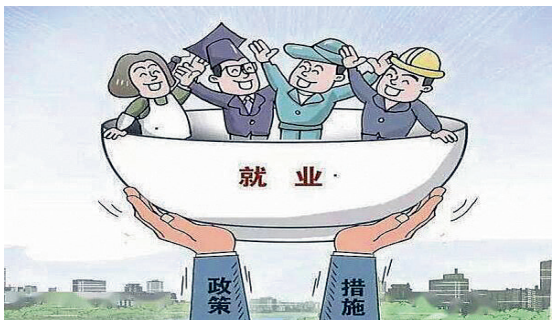
阿里巴巴本地生活新服务研究中心高级专家张程介绍，饿了么骑手平均年龄是31岁，其中90后骑手占比达47%，95后骑手增长最快。饿了么平台上超过20%的服务业从业者，其家庭收入全部来自骑手工作所得。

“在校大学生利用闲暇时间接单送外卖，正在成为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。”张程说，疫情发生以来，一个重要的新特征是骑手更趋年轻化。2020年以来，00后骑手同比增长了两倍，00后兼职骑手中有七成是在校大学生。“跟美团、滴滴的研究类似，我们也发现年轻人喜欢这份工作的最主要原因是工作时间灵活自由”。

## 建议将灵活就业 纳入立法内容或计划

在2020年两会上，全国政协常委、民革中央副主席高小玫建议加快灵活就业立法进程。她认为，虽然灵活就业的概念在政府文件中已出现约20年，却至今未全面纳入劳动行政部门监管范围，劳动规范、劳动保障无法可依，因而也成为劳动纠纷的高发区。在保就业的要求下，灵活就业从业者享有社会保障的需求更为凸显，需要加快行动，推进立法，建立保障。

曾湘泉表示，迄今为止，就业统计以及与就业相关



的法律法规，并没有将数字平台就业纳入其中。比如，劳动合同法仅对劳务派遣这一特殊的灵活就业方式设定了一些条款，就业促进法甚至未提及灵活就业这个概念。

2020年7月，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的意见》指出，灵活多样的就业方式是劳动者就业增收的重要途径，对拓宽就业新渠道、培育发展新动能具有重要作用。

从发展趋势看，曾湘泉认为，未来相当多的专业人才，比如咨询师、设计师、教师、医生等，都可能选择灵活就业，因为在这种模式下，自由程度、收入水平、满意度和幸福感都可能更高。

以服务求职者灵活就业、企业灵活用工为主要业务的人瑞人才创始人兼CEO张建国表示，灵活就业的概念还比较混乱，尤其在实操过程中，很多事情处于模糊地带，“但灵活用工的模式，发展是必然的，直接牵涉多方利益，包括国家、企业和劳动者的利益，所以未来的规范化也是必然的”。

曾湘泉建议将灵活就业纳入立法内容或计划，至少在就业促进法中增加有关灵活就业的条款，地方政府也可考虑推出一些灵活就业的管理条例。从长期来看，灵活就业健康发展，还要从国民经济核算、统计测量和法律法规等层面进行探讨，包括如何与国际就业标准接轨等。